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二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兩都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二十三

詠懷
哀傷
贈答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第 四 册

詩

卷二十

0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三

詠懷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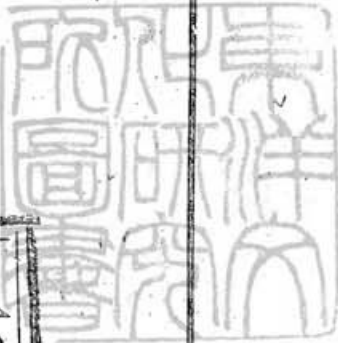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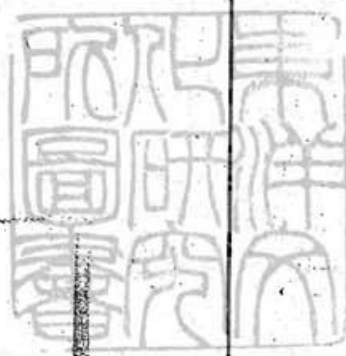
任彦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詩十七首

此患故發此詠耳

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

阮嗣宗良曰滅榮緒晉書云阮籍字

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

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籍屬文初

不苦思率爾便成陳留八人十餘

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記人情

懷籍於魏未晉文之代常慮禍患

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

之情逐勢利而觀其體趣實謂幽

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齊曰夜中喻昏亂

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銑曰帷

也善曰廣孤鴻號外野翔善本作鳥鳴止

雅曰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善本作鳥鳴止

林向曰鷺鳥好迴飛以比權臣在外號痛聲也

王也號鳴也廣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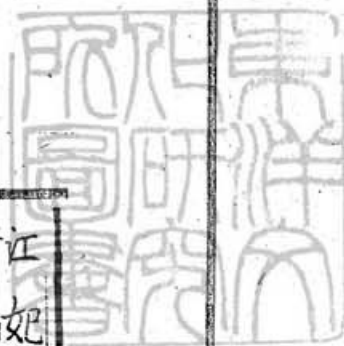
由此而憂思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離

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

情測讓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轉力有芬芳倚於綺靡情歡愛子載不相忘濟



江也婉孌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

情也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遇之

曰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

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

賦曰扶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銑曰傾之言

城謂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貌美好結人心

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貌美好結人心

施其兩怨朝陽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

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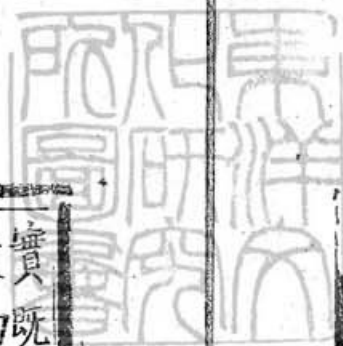
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

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望得兩不謂岐

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
 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又曰其雨杲杲然日復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
 其雨杲杲然日復杲杲日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
 伯且君不來也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言翰臣
 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
 也沈約曰婉變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也
 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雖自以為漢書曰
 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
 為金石之交然今
 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

從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
 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願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
 漢書李廣貧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



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
 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曰惟草木之零落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因魏室陵遲奸
 臣是生奸臣則晉文王也善曰言無常也
 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班固荅賓戲曰

朝為繁華夕為憔悴山經曰柁柁驅馬捨
 夕舍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柁柁驅馬捨
 字舍之去去上西山趾隱處也西山伯夷
 晉無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善曰

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保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
 此人本無保身之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術况復妻子者乎疑霜被野草當盡我值今

向身亦已盡也言霜疑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
 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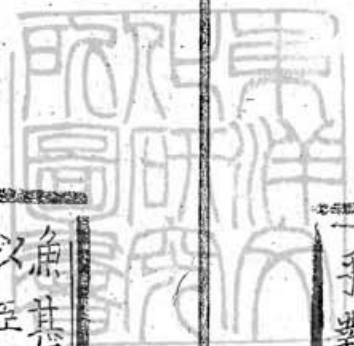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疑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激

疑霜之紛紛字書曰疑冰堅也毛
 詩曰歲聿云暮蒼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
 盛如春華之繁安
 陵君纏得寵於恭王王與獵後臣願得為殉
 子誰與為樂泣曰大王萬歲後臣願得為殉
 王封之乃三百戶龍陽君得幸於魏王與共
 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魚而棄前所得小
 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不異所得魚也王
 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滅族善曰史記華陽
 夫人姊說夫入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
 安陵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
 財事人者得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
 愛衰子安得財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
 若雲霓安從南來幸手觸王驂善射者射之
 兇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
 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善曰安
 封纏車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善曰安
 龍陽君無王曰然則何為涕下王曰有所不安
 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下王曰有所不安

魚甚喜後得蒸多而人欲棄前之所得也今
 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
 庭避入於塗四海之內其美入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
 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天天桃李花灼
 手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天桃李花灼
灼有輝光 良曰天義貌灼灼其華悅
 曰毛詩曰天義貌灼灼其華悅
憚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銑曰憚樂也春陽也
 物悅樂之時也馨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
 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
 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數成於三
 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陽數成於三
 宋襄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流
 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春也尚書流
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
 裳向曰昔夜也善曰神女賦曰宿嘉詞願
 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嘉詞願



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翰曰此情相得願為

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丹青著明誓千載

世二本作永不相忘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

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

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刺人者善曰以財助是

以廢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蓋以

俗衰教薄方直道非止感會一時故託之所重

以見其意不在分挑斷袖愛嬖之勸丹青不

喻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不

東信之廣開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代大宛得

駿馬乃作天馬歌

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兮九夷服天馬來

西天馬來於東道此言萬事不定善曰漢書

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春秋

來東也非有訖善本字貴富焉常保非有訖春秋

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譬如天馬本出西

代若環之無端天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

北忽由東道况富之典貧貴之典賤易

至手被臯蘭凝霜露野草善曰春秋疾也楚辭

見上臯蘭被經斯露漸凝野草朝為美媚善本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士言世人

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善曰王子晉已

見上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

鳴相過濟曰阿曲翳蔽也但見丘墓栢松飛

葬於郭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其墳昌感慨

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

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

季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

歎咨嗟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

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

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



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

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

墳松栢而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

後秦必悔之三川郡古呼水皆為河耳南河東

北秦之二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

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

利貨賂丘墓所行古有所謂死之義莫有免

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

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

此望山阿而發感慨之句羽祖謝之理雖同天遊

之途則異也感賦蘇子李斯張本也善

曰沛道天怨毒求賦蘇子李斯張本也善

詩漢書東方朔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灞

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灞

之賢人也又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曰求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

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歲兮四子講

德論曰蟋蟀入我牀下詩感物懷殷憂悄悄

令心悲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毛詩曰

不寐如有隱憂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

訴誰之猶云懷我懷哉無所告善曰論衡曰甘

繁辭不見信微風吹羅袂明月曜清輝晨雞鳴高

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前晉魏將滅教令微

雞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善曰此將命駕歸于山

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

相經過李夫人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燕武帝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

嘉字李夫人也並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

武帝李夫人也並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

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善本字盡

資用常苦多北臨大行道失路將如何向曰

王河內入故註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臣見人北而持

者雖具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

可供其失路之費也。俞人素將如之。魏今
 失路歸晉其於美行。蓋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歸路
 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好絃歌，及乎歲晚，歸路
 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良聞之，中道而反。衣
 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楚之道也。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
 此非楚之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
 遠耳。今土動，發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
 國之動，逾而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
 王之動，逾而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
 也。高誘曰：面也。離王，逾遠耳。猶之楚而北行
 達國語注曰：一
 鑑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
 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濟東陵侯素

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足供其賓客。
 良曰：畛，界也。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
 實也。邵平之客，連畛也。善曰：畛，當為畛，宋太玄經
 注曰：畛，界也。距，至也。文曰：畛，井田間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
 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
 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
 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嘉賓所
 謂青門也。毛詩曰：我城門有嘉賓。膏火自煎，熬

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膏銑以

明而受煎，熬人仕以財，而見患。豈如邵平，復
 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平復
 廷若，是願以退，居財，有貴及種瓜青門，匹夫
 陵侯，是願以退，居財，有貴及種瓜青門，匹夫
 耳，是相照，非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
 五色相照，非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
 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祿，以明自煎。人嘉實，與
 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明，足賴煎。人嘉實，與

莊子曰山木自伐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碣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東門曰上東門洛陽

有齊避周之隱處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

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

林翰曰薇亦蕨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

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

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良晨在何許凝

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霜露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良辰謂和

平也凝霜露衣衿以崩衰代言和平之時今

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

音王專權而冒上風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

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

息陰善曰東征賦曰寄良辰而將行王仲宣

詩曰白鳴鴈飛南征鴉啼鳩決發哀音向曰

露沾衣鳴鴈飛南征鴉啼鳩決發哀音向曰

飛征喻賢臣遠去鴉鳩哀音喻邪臣讒佞鴉

鳩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辭

曰鴈也嗷嗷而南遊又曰恐鴉鳩之先鳴使夫

百草為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翰曰商聲

之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衰弱猶姦臣執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善本論語子曰吾

和鄭玄曰秋氣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政是用傷我心矣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

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

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和鄭玄曰秋氣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被褐懷珠玉顏閔相

與期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閔子騫

從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

幽通賦而執玉也顏回已見開都臨四野登

高有善本所思良曰謂開都謂出於都外丘墓

蔽山岡萬代同一時目故謂同自古死至於今

大者為丘冢千秋百萬善本作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善本作羨門子噉噉今自嗤善本

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

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以前祖謝



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

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祖

後國策曰追恨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

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同始皇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

入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嗤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翰曰蓬池地名大

或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

也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濟曰洪大莽草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大貌

馳飛鳥自相善本作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

相望鏡曰前亂時人怖懼良曰蓋冬之月

十六日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
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之交乎
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日相
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
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霜喻好臣之害
人也。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曰左氏
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朔陰氣騰則凝為霜。羈
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
善曰左氏傳曰陳敬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
仲曰羈旅之臣也。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翰曰小人計邪
守正直以為常。良曰言自我守以正道豈惜
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
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
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
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
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

子有常體君子道
其常小人計其切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之。銑曰三旬謂六月
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
俞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為火而主
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

章句曰惟辭也。鄭玄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透
毛詩箋曰惟辭也。鄭玄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透
地向南子曰魏尚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透
地淮南子曰魏尚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透

四時更代謝日月逾差馳。翰曰差馳言相
善曰孫卿子曰御日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
月遞照四時代御日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
濟曰初煩憂傷也。莫我知莫知也。楚詞曰善曰
毛詩曰初煩憂傷也。莫我知莫知也。楚詞曰善曰

無人兮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不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四時代後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

四時代後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
不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無人兮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也。善曰

云恐願被踐那橫遭擯斥故
灼灼西頹善本作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詞

頹山西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魏曰頹也尚

亦念饑沒其頭周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於河

獸曰蝥蝥而濟有晉不如此負之而走以喻君

鳥相頹而濟有晉不如此負之而走以喻君

顛乃有周羽而飲今人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

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馬與

之叩虛賦而走其名謂如何當路子磬折忘

所歸豈為夸瓜與善善本作名憔悴使心悲



當路君子喻大臣皆磬折曲從以嬗晉氏而

忘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

致身赴附之地走高知相依周周銜羽沈然曰

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而當路者知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手綦母遽曰當路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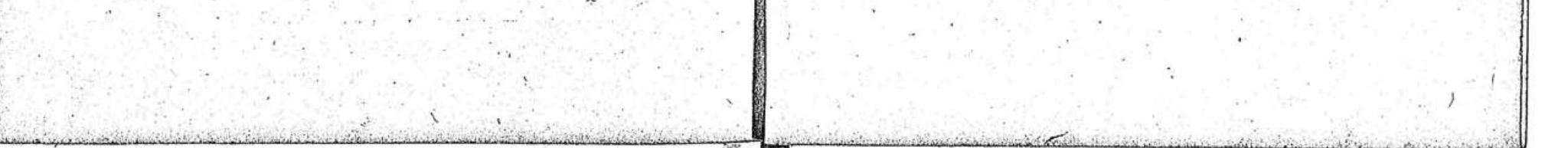
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

實也司馬禮曰莊子注曰令聞也寧與鷺雀翔

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齊

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

其黜退也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驚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門臨永

路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孤鳥

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日暮思親友晤言用

自寫翰曰言思同去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對也晤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師延作

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

禮記曰紂使師延作新聲亡國北里之舞輕薄游

文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也

閑善本作子俯仰善本作浮沈善本作捷

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與銑曰代以輕薄

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俛亦俯仰也

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狹路不尊

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司馬見王子

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善本作慰

我心濟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身為上故

羨矣其人已遠故云馬喬離俗以輕舉全性可以慰心

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逐而渴死其杖化

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

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名善曰楚

詞曰湛湛江水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澤畔有疾阜青驪馬也逝去也駸駸見上文楚辭曰

騶駼駸駼毛長曰駸駸詩曰駸駸兒駸駸四壯載遠望令

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三

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都曰昭玉都鄂者烈

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

為高唐賦云朝為行云暮為行兩賦荒淫之

事進諫於孟康漢書注之士舊名江陵為南楚

吳歷山秀士從之為西楚賦曰春旦為朝雲朱

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

能禁黃雀曰朱華喻榮盛劇奮翼自以為無慮

不知王孫公子飛九於高林卒為危昂之實

子發受命於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

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澗池之外乎於是

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魏初榮盛後如高

蔡黃雀之危一愈至楚泣涕不能禁止王獨

曰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

不見黃雀俯爭不知夫公樹王孫左挾彈右

以丸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樹王孫左挾彈右

山飲茹溪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

事不知夫子發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澗池之外乎於是



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于秦王填
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襄王聞顏色
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
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
有是也拓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
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
也止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述其感秋而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

值秋晏已向見上嬰羅矧况晏晚也善曰平生

風懷苦心淮南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皎皎薛尹韓詩章句曰奕奕奕盛貌毛詩曰子

興視夜明 蕭瑟舍風蟬寥啖度雲鴈濟曰蕭

皆聲也蕭瑟善曰楚詞曰秋之為寒商動清閨

孤燈暖幽慢善曰寒商秋風也暖不也楚辭曰商風

蕭而害之曰暖暖暗昧兒王耿介繁慮積展

轉長宵半轉反側也宵夜也繁慮多憂也楚辭曰

獨耿介而不寐毛夷險難預豫善本作謀倚伏

昧前筭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闇筭計也

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淮南子曰接經歷遠直

所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翰曰長卿相如

如士傳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善曰達謂相通

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諱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曠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為白衣官也。善曰：頗，悅也。鄭生偃，息不仕也。同其為白衣官也。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官尚書。未

知古人心，且從性所說。賓至可命觴，朋來當

染翰文章。觴，酒也。翰，筆也。染，筆於墨而制也。然，而。高臺驟登，踐清波作。陵亂數也。陵，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不再圓。傾，義無

兩旦無復圓也。日既傾，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更朝也。翦人老不可更，少善曰：金石終銷，善本作。魄，月魄也。義，義和謂日也。金石終銷，善本作。毀丹青，斲彫煥。明翰曰：皆不能長久也。彫，煥光。形，丹青圖。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也。濟曰：勉，勵。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貌。善曰：阮籍詠懷詩曰：玄髮叢朱顏，睎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反。向曰：詠入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也。臨終詩一首。五言。

歐陽堅石。字鏡，曰王隱。晉書曰：歐陽建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欲迎楚王。

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勸淮南王
 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
 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
 歐陽建勸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
 王倫之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
 不從私欲由是倫未行事覺倫收
 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
 崇建及毋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
 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孫
 伯陽適西戎孔善本無子欲居九善本有蠻曰
 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
 孔子欲居九夷蠻通稱也善曰胡列仙傳
 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欲
 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
 適西戎論語曰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子欲居九夷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游
 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游
 樂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肢

乃盤遊無度曰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濟曰而况遭亂善代屯蹇災患者而平顛
 沛猶傾覆也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
 往蹇來連語子叢子曰顛沛必於是復自
 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復自
 機兆策馬遊近關亂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
 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
 易曰機者動之微也吉凶先見者也左氏傳
 伯玉曰瑗行從近關君出也敢咨余冲且暗抱
 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君出也敢咨余冲且暗抱
 責守微官昧之曰容嗟冲童也言我猶童推暗
 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明安國尚書傳曰
 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善曰孔明安國尚書傳曰
 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
 此禍福端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

翰曰揮奮也沈瀾涕流貌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兮霍瀾瑣曰沈瀾涕泣息霍與沈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

嗟余薄祐

善曰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

哀榮靡識越在襁褓

善曰邕獨靡無越

於也襁褓束襖嬰兒衣也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緇綵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緇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緇若今時小兒大藉也李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母兄之慈縱而成人

不垂訓教不立師傳善曰魏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方生我母也嬌與愛及冠帶憑寵自放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抗心希古任其

所尚

善曰本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言崇廣雅曰希廢也趙岐孟子曰尚庶幾也託好

老莊賤物貴身物賤於老謂老子莊謂莊子

下於人以自保也莊之業恬靜無欲善曰喜謂康長好老

之而寤則尊天也莊子曰真欲再言誠之而通則志

在守樸養素全真全真曰守樸守其質以實樸養素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莊子盜跖

謂孔子曰真者精誠之可以全真曰余不敏好

善閤人於向人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

聘見參不敏何足以知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子王之敗屢增惟塵時呂安兄鍾會通安妻

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害安鍾會為



也子玉與晉戰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憤呂

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知人亦如子

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

玉楚大夫也傳曰楚一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聯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焉

終日而卑鞭七人貫三入耳國老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于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何賀焉毛詩曰無將

夫進舉小入適自作憂患也大人含弘藏垢

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弘曰大人言天子能

舍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

使無辜獲罪僻邪也善曰周易曰舍弘光

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舍

垢說文曰穢藏也杜預曰忍垢也毛詩曰
 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非僻者
 汝君臣之過無仁由己惟此褊心顯明滅
 否平感悟思愆怛若創痛康子執謙也向曰褊心
 惡也愆過怛痛創傷痛割也言褊小之心明
 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
 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惟於乎
 篇曰痛毆傷也西京賦曰怛痛也說文曰痛蒼頡
 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刺痛欲寡其過謗
 其皮膚書起青黑無創者謂疥痛也
 議沸騰鍾會謂少康而龍也騰起者謂
 善曰論語曰蓬伯玉使人於孔子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欲寡其過而未也
 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性不傷物頗
 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也昔慙柳惠今愧
 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孫登慙也孫登當時人也隱居不與人事康
 見之乃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今
 果羅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今
 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下見隱者孫
 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也內負宿心外慙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女良明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慙謂慕養生
 六良明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慙猶慙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
 改書曰惟君明處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
 毛詩曰每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
 道閑居脩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

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
 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也昔慙柳惠今愧
 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孫登慙也孫登當時人也隱居不與人事康
 見之乃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今
 果羅患故愧之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今
 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下見隱者孫
 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也內負宿心外慙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女良明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慙謂慕養生
 六良明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慙猶慙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
 改書曰惟君明處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
 毛詩曰每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
 道閑居脩身自保也善曰漢書曰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

勇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諳而終君平
 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
 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
 而樂道漢書曰司與世無營神氣晏如濟曰
 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濟曰
 無事也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
 無營淮南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
 揚雄室上擔石也谷子不淑嬰累多虞翰曰
 之儲猶晏如也善曰毛詩傳曰谷嗟也毛詩曰
 度也善曰毛詩傳曰谷嗟也毛詩曰
 嬰繞虞度也善曰毛詩傳曰谷嗟也毛詩曰
 趙孟曰以晉國之何左氏傳曰匪降自天寔由頑
 踈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
 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背憎職竟由一天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背憎職竟由一天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背憎職竟由一天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卒絲也囹圄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禁繫者秦曰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向曰答對
 其所問繫繫也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問
 漢書曰訊者三日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問
 杜預左氏傳注曰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問
 實恥訟寃免善本作時不我與寬銑曰取謗訟與
 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文雖善出此而意微殊
 亦不以文害意也雖曰義直神厚志沮翰曰
 免或為冤非也善曰毛詩傳曰沮壞
 也言雖義理平直而善曰毛詩傳曰沮壞
 與才澡身滄浪平豈云能補神辱志沮雖將
 洗身於滄浪清之水豈能補之也善曰孟子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

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
拾遺翼雒雒善本作鳴鴈勵奮善本作翼北游
以云補雒雒善字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日
離離和聲也馬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
怨曾不疇比也廉見此馬鳴得意忘憂乃自
嗟數則莫能比之矣善曰毛詩曰雒雒鳴

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毛詩曰南有時而北
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

違違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也濟曰違及
在命不求苟免善曰淹留謂囚繫而留也
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

謂我何求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
咎悔不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
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

絜如此則各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曰莊
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
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

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
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萬
也曾子曰懼後忠信故不生可為孝矣萬

石周慎安親保榮千石天子奮父子五人各二
周慎謹密安親子榮也善曰漢書曰萬石
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尚無

下建老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
迺論語不足獲識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
道也孔安國尚世務紛紜祗攪予情安樂必

誠乃終利貞也濟曰紛紜亂也祗語助也攪動
乃終其利貞也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

言世務毛詩曰祗攪我心攪亂也祗適也家

乃終其利貞也善曰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
言世務毛詩曰祗攪我心攪亂也祗適也家

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煌

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煌煌

志尚靈芝今志不就也善曰西京賦曰擢

靈芝於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

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

曰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曷將來無馨無

臭之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覆心內病

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

也爾雅曰勛勉也毛詩既來我心求厥疾病

永嘯長吟頥性養壽山曲曰使將來之人采薇

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巖岫之間

冕所拘束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

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

曰衣閑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

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頥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

年曰頥頥養也鄭玄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哀怨謂痛而哀義而哀

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如謂月行疾其

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

云徘徊也善曰夫皎月光流輝輪無輟照以

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上有愁思婦悲

歎有餘哀善曰古詩曰借問歎者誰言是客

善本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善本

君謂夫也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

善本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齊曰清路塵謂

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

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

異會合何時諧和也善曰漢書民歌願

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道故願為西南風飛入

夫懷善曰古詩曰君懷良不開賤妾當

何依不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

不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

不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

不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音還協韻也豺虎喻羣

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善曰左氏傳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必可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

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

與公注曰古字通也道經曰聖人大象天下

上萬民移復弃善本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下歸民也復弃善本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有饑善本作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

揮涕獨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

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

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

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

完善本作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說婦人

為言時遭亂夫役征死之處棄子草中不能

故奔走飢荒未死不忍聽之南登霸陵

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翰

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向曰淫猶留也

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

流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泝流郭

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而山脊

曲本陰今復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孤狸馳

赴穴飛鳥翔故林善曰孤狸名翔歸也

曰鳥飛之故鄉孤死必首丘楚辭流波激清響

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善本

字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善本作琴翰曰

孟秋之月善曰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鄼食絲桐感人情

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以桐木為之

為我發悲音善曰史記曰鄰忌以鼓琴見齊

威王曰夫治國家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

任濟曰壯益也此繁自哀之

張益陽翰曰武滅樂緒晉書云張載字

此詩著哀人後為中書郎稱疾告歸

孟陽武邑人也起家著作佐郎稍

遷領著作卒於疾

北印善本字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印山北



也壘壘塚相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

遙相望原陵鬱臙臙後漢諸帝墳陵恭文

皆陵號鬱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

陵毛葛曰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

起賊盜如豺虎傳曰臙臙臙臙臙臙臙臙臙

曰此季世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壤過一抔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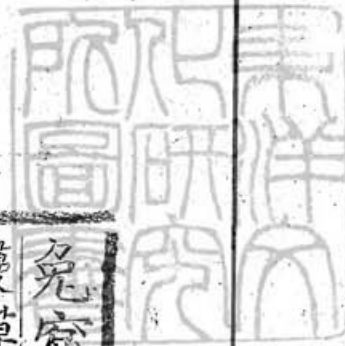
平房啓幽戶廟曰環者廷尉罪之當棄市帝

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謂令有長陵一抔

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一矣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善曰一抔土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
 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冢中
 也珠柙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漢家送死
 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虜掘已離玉體
 者貴羨之言剽劫虜獲也善曰魏文帝與
 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
 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
 侯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
 鏤板乘七發曰太子玉匣體不安說文曰
 人與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園寢化
 為墟周
 壙無遺堵也向曰園寢皆推無遺一堵者
 曰堵壙善曰漢書曰園寢皆推無遺一堵
 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
 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墟毛萇詩傳曰一
 板為墟五蒙龍荆棘生蹊徑善本作登童豎
 狐



免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古切良曰蕪穢

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善曰關中記曰
 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
 蘇老頽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隴也隴隴下

人也言頽隴之事善曰蒼頡篇曰墾下
 農也言頽隴之事善曰蒼頡篇曰墾下
 詩曰駿發爾私鄭玄曰駿疾也發伐也
 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

悉為農隴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隴也
 以瞻萌隴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隴也
 子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

有一棺之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
 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思其
 故悽愴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
 生荆

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
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
嘗君喟然嘆
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為秋氣注

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陽為善本字陽鳥鳥善本字收

和響寒蟬無餘音濟曰陽鳥春鳥也收息其

美喻帝室之漸衰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

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即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無聲寂白露朝中善本字夜結木落柯條

森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木落善朱光

馳北陸浮景忽西沈善本字沉道遊北故云馳

善曰未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



道也孔安國尚書注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

也顧望無所見唯觀松柏陰所生善曰墓丘

相丘墓已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銑曰此

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肅謂

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鳥兒善曰禮記謂

草木皆肅鄭玄曰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

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精

列吟良曰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

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思彌彌善本字深

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也悽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謂憂思多

日相去日已遠張升與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

好底踏 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

風淚下露衣襟見時物徘徊心不安貌向長風

故淚下矣善曰古詩曰憂思之可任楚辭

而舒情又曰泣歎歎而沾襟風

悼亡詩三首

也 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

潘安仁

妻亡故悼痛也安仁痛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荏苒漸盡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也向人死曰歸窮深

王逸楚辭注曰荏苒猶漸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也



也壤善曰求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

披重壤以詆載私懷誰剋善本字從淹留亦

何益僂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傷私情欲不

就仕誰復剋後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

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

懷念思也楚詞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

也後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八

室想所歷善曰家語孔子曰思其所行歷也

歷過文曰常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迹善本銑曰

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

帷帳也聲類作悼說文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

及歌遺挂猶在壁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

尚在於壁善曰洛神賦曰步張悅失志也周章惶懼

周惶中驚揚良曰驚心驚揚然怵憂懼也

善曰王逸楚詞也如彼翰林鳥雙飛善曰本一作

朝隻翰曰翰林鳥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

翰鳥或飛戾天下有交頸禽即雙棲禽也如

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善曰爾雅春風綠隙

又如魚中路分析也善曰爾雅春風綠隙

來晨雷救承簷善曰本滴濟日隙門隙也雷

善曰本一作寢息何時忘沈善曰本一作

日盈積玉笛賦曰盈積多也善曰宋庶樂有時

衰莊去有方猶可擊莊子曰擊盆而歌惠子怪之

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

故安仁庶樂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在可擊

也莊子曰妻死惠子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

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已甚乎莊子曰死不然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

室而歌噉噉隨而哭之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窻又



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凜凜涼

風升始覺夏衾單也銑曰凜凜涼貌升起衾被

夏被單也善詩曰古詩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續誰

與同歲寒矣誰同歲寒也言豈無重綿人豈曰

尚書傳曰纊細綿也安國歲寒無與同朗月何

隴隴濟曰言此時無人也見與同處也朗明也

伯兮無所與同埤輾善本轉躬枕席長簟

竟牀空竟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牀空

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

司馬彪曰門戶孔多悲風善曰空穴來風

覩爾容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

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貌方士善曰桓子能

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

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撫衿長

歎息不覺淚沾善本作曾沾善本作曾安寧

已悲懷從中起銑曰漢書公孫攬曰累撫衿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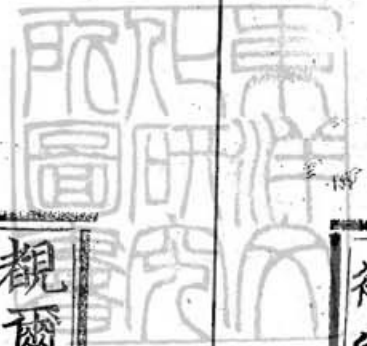
不覺淚下露衣裳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

魏武帝短歌行寢興自善本作存形遺音猶

在耳良曰寢興也遺音謂平生所言之聲也

善曰毛詩曰揚脩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

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上慙東門吳下



愧蒙莊子

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

二人如古入死而不哭善曰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

死而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善曰尚命

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亦曰死生事戚者憂也

善曰魚豢典畧趙岐卒歌曰有長笛賦曰長戚之

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

士能閑居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遊往也曜靈善曰

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

自行也 凄凄朝露凝列列善本亦夕風厲烈曰

風急貌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發奈何悼淑

儷儀容永潛翳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

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念

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逸我緬矣魏念

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濟曰念其妻存如昨

歲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改服從朝政

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也改服從朝政

哀心寄私制茵幃籌張故房朔望臨爾祭

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禮

也制禮也茵幃幃帳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

哭臨而祭也毛詩箋曰幃床帳也爾祭詎祭

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幃床帳也爾祭詎祭

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曰鈇

祭不樂時月日已盡矣余被毀除撤去也引

陳設也言靈筵故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

爾雅曰終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

字相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

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善曰靈也

應情墮悲向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

已見上文毛詩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

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

楚辭注曰鬱結紆

軫紆離慙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時步而不進而立

哀禮記周禮曰壙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

徙遷移也倚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序曰徙倚也倚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落葉委地延側枯菱帶墳隅

名隅角也善曰聲類曰孤魂獨善本作榮

榮善本作安知靈與無也

象何知其有靈與無也

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獨善本作榮

追不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

路極悲有餘良曰致也導奉也悲哀之情

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

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

曰知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宋書曰 廬陵王義真初封廬陵王 義真與陳郡謝靈運周旋 異常而小帝失德 徐羨之等密謀廢立 則次弟應在 義真義真輕

遺使殺義真為庶人 從新安郡 義真乃奏 三年誅徐羨之 亮是時年十八 元真

侍陵王可追崇 如故 謝靈運 王未之藩而高祖崩 廬陵

朝廷謀廢立之 事次在廬陵 帝失德 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庶人 從新

郡羨之等使廬陵 遂遷出之後 有知 靈運欲立廬陵王 遂遷出之後 有知

謝靈運 王未之藩而高祖崩 廬陵 帝失德 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庶人 從新

朝廷謀廢立之 事次在廬陵 帝失德 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庶人 從新

郡羨之等使廬陵 遂遷出之後 有知 靈運欲立廬陵王 遂遷出之後 有知

謝靈運 王未之藩而高祖崩 廬陵 帝失德 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庶人 從新

朝廷謀廢立之 事次在廬陵 帝失德 羨之等奏廢廬陵 為庶人 從新



其無罪 迨還至曲阿 所制作對曰 過 廬陵王墓 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 落日次朱方 行向曉 曉月發乘夜

名善曰 越絕書曰 曲阿為 雲陽縣 左氏傳 曰吳伐楚 以報朱方之役 杜預曰 朱方 吳也

吳地記曰 吳改 舍懷之 廣川 灑淚 眺連岡 善

朱方曰 舟徒 濟曰 懷悲也 泛舟行也 廣大山也 古

者天字 濟曰 懷悲也 泛舟行也 廣大山也 古

善曰 史記 春申君曰 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 楚

詞曰 還顛高丘 泣如灑 青鳥子相 冢書曰 天

子葬高 山諸 眷言懷君子 沈沈深切 善

俠葬連 崗 眷言懷君子 沈沈深切 善

作結 中腸 善曰 毛詩曰 眷言顧之 阮籍 誄懷

字結 中腸 善曰 毛詩曰 眷言顧之 阮籍 誄懷

詩曰 容好 道消結憤 蕙運開申悲涼 子道消

結中腸 容好 道消結憤 蕙運開申悲涼 子道消

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初也沈約宋書道消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武人道長君子道消邢安泰所不告諸侯也春秋說題辭曰哀痛憤懣無能殞海內悲涼也神期恒若存善本作德音初宋均曰涼心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德音不忘之誠初于今不忘善曰家語曰思接德音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久猶陳積也言徂去已成行速易為陳跡而帝乃殂積也言徂去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延州協心許楚鬱芳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老惜蘭芳

良曰延州將過徐陵君欲季子封於此

劔心不言而色欲之季子將過徐陵君欲季子封於此墓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天年非吾徒也蘭芳即薰同也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劔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之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一老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吾徒也遂趨而自銷其誰余州先賢傳曰楚也解劔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死矣解劔何為也善曰解劔已見上注潘岳哀傷徒曰媿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



宣武墓詩曰遠念羨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
昔存撫墳哀今此也此入謂王也通言聰明
妨向曰疑言若此也邪不協自見滅也此兩
者互有其相妨也善曰若人州來及楚老也
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
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
建子鴻基倅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
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理感深情慟定非識
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以理感深情慟定非識
所將濟此必通之蔽者也以理感深情慟定非識
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
深信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復爾斯則理感既
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
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滅我耳
而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
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所能後子等為
貴末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晚促良可哀天枉特無常一隨往化滅安用
空名揚也翰曰特無言甚於常用為在見殺戮
揚虛名也善曰莊子曰良甚莊子曰脆其化
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脆其化
經曰揚名於後世孝舉聲泣已瀝灑善本作長歎
不成章不成文舉聲嗟歎泣已瀝灑善本作長歎
曰君子之志於道也

拜陵廟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
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
辭嘉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
元嘉初寧陵復漢儀
必謂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作此詩於陵置廟故燕言矣

顏延年作此詩於陵置廟故燕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濟曰祀祭也光

也賜東平王蒼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

魯國孔氏尚有神尼車輿哀敬隆祖廟崇樹

加園瑩銑曰樹立也園瑩皆墓間道也

注曰瑩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翰曰

休庭故云謂及高祖即位義命之始延年仕於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毋尚書

曰陳于商郊侯天休命莊子曰逮事父毋尚書

迹揚于周庭曰陪厠迴天顧朝燕流聖情曰

夫年陪厠朝廷善曰毛詩曰不遇朝燕之時皆

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遇朝燕之時皆

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顧早服身義重晚

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也義善曰服達官也早晚思厚故以養生

之戒為士死知遇恩命輕坦否來王澤竭

上表曰士死知遇恩命輕坦否來王澤竭

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以帝失德之

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

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

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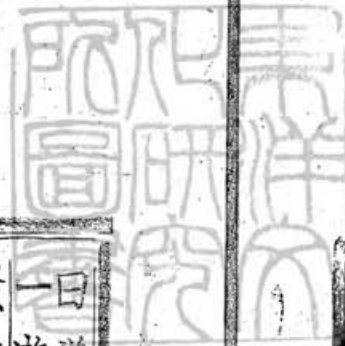
不知世道之安危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

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

也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銑曰勅誠素故



曰成封岱宗宋均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會遇在
 於君王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善曰
 論語斜滑議曰漸漬以道廢消却行為戰國風
 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風
 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也濟曰風早也御猶使
 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束紳入西寢
 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束紳入西寢
 伏軾善本作出東坳也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
 外曰坳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坳則陵所也林
 軾於帝車之上伏之者其敬甚也善曰
 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
 廟在也東坳莊子曰宣尼伏衣冠終冥漢陵邑
 轉葱青也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冥漢陵邑
 也冥漢靈無也葱青草木之虛無不見



景帝起邑也南都賦曰張晏曰悼總帳之冥漢書
 路急山煙冒隴生陵也遵繞也路陵中冒隴
 也方謂之隴也秦晉之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敬於
 心而帝思慕被歌頌之聲善曰皇心謂於
 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元帝自根車族載容衣被
 歌聲班固漢書賈曰元帝自根車族載容衣被
 言持新曲以焉為聲也然此萬紀載絃吹千
 歲善本作託旒旌濟曰絃吹管也善曰漢書
 於旒旌之上言高祖德之音萬紀曰絃吹管也
 上于歲託銘於旒旌之中善曰漢書絃吹管也
 制禮作樂各由絃吹者所以衰儀禮士喪禮曰聖
 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聖

卷二十一

三十九

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云表德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
天子各未殊帝世遠以同倫化萌
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帝芬芳不臭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
曰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幼壯本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倫化之萌也
字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復謝幽貞介之事不能居
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貞吉之道亦不
音義臣鎖曰介特也周易曰幽善貞吉書發軌
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軫良曰軌跡夷平喪失也
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
慎崎傾之險也王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
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

遷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跡夷易
尊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都軫五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臺上施令曰吾伎入皆著銅爵臺於屬月朝施十五尺床總帳朝脯上脯搯伎汝等時

謝玄暉
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墓田
施總帳朝脯設脯搯之屬向

帳作妓望
吾西陵

總歲帷飄井幹寒
樽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

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樓即
致樽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
有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
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
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



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鬱鬱西

陵樹詎聞歌吹聲敢指斥哉以樹言之也善曰不

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悲泣涕淚濕香襟

而多痕牽引也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嬋媛方王逸曰玉座猶寂寞况乃善本亦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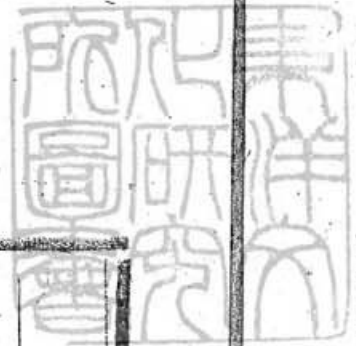
輕座良曰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

為鄭玄曰坐玉床慶天之位也寡歸賦曰懼

身重而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
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



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
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舍
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濟曰劉璠梁人也年四歲誦古詩

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義

冠絕當時出義興傳舍哭范僕

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秀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道相得雖絕命有

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

則而瞻仰之實為國家損幹善曰國楨謂
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
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此王國王

一三

國克生維周之損毛一朝萬化盡猶我古人
 情向情何一朝死矣萬事人道莊子曰盡然我故人
 者謂傾覆而末始有極也史記范滂待時屬與運
 王佐俟民英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
 佐之任故可待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十載生死一文情不復變也善曰左氏傳
 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乃
 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願結權於二乃
 情交**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濟也謂避齊
 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
 武帝也景者義稱前入比於光景也善曰



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
 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
 抱朴子曰携手而遊接景而慶運阻衡言革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
時泰玉階平善本無此二句君子新然以交同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高書傳曰衡
 平也言平常之衡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
 之甚也長楊賦曰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玉衡正而泰階平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向曰王戎字濬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彥為
 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彥
 昇亦為吏部郎濬冲茂彥相類故云夫子
 值狂生自比濬冲也夫子謂雲也善曰傳暢
 讀曰王戎字濬冲茂彥重官清高毅淹而通
 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官清高毅淹而通
 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
 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助自謂也梁典曰范雲
 為吏部尚書又曰助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
 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侍郎淮南子曰

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伊人有涇渭

非余揚濁清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

揚清為務善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

能揚也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

以涇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

調曹子建贈丁儀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

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乖之初少留言笑

離曠少頃以遣不忍一晨善本字意千齡萬

恨生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之意猶不忍去

俱生者手不忍長一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

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



箚良曰詩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篋

藁簡書說文燕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方向舟

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

朝諱之類也善曰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

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何時見范侯還叙

平生意其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侯則雲

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善曰

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

也猶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疾病顏色

安歌日非君撒瑟晨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

君疾病之晨也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
 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
 慰也儀禮曰有疾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病者齊擗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其三秦人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
 死秦人皆輟春不食以思之均平也
 失平正之道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
 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趙春者不相并毛詩
 曰尹氏太師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二首

王仲宣

會稽仲宣故贈之

向曰蔡子篤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
 子篤為尚書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良曰翼翼飛兒鸞鳥以



東行也善曰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
 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

友云徂言矣舊邦子篤本居濟陽也舊邦謂

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曰船舟翩翩以泝

大江濟曰船也翩翩船行兒逆水上行曰

方與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荒塗以喻時亂言

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善慨我

懷慕君子所同良曰慨歎也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毛詩曰人苦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貌

岱江衡善本作邈焉異處銑曰濟水名岱山

衡山名謂荆州仲宣客在濟岱近兗州子篤
 鄉相遠而異處也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
 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此別離
 各還雲中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
 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人生實難願
 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于天人生實難願
 其弗與遂也言善曰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
 實難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遠望允信
 猶非也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遠望允信
 又曰跋予望之鄭玄曰跋足可以望見之跋
 與企烈烈冬日肅肅淒風向曰烈烈寒甚也
 同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潛鱗在淵歸馮載軒
 氏傳申豐曰春日無淒風左潛鱗在淵歸馮載軒
 鮑魚潛鱗言時侯也毛詩曰魚潛於淵鄭玄曰善



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者非鴻鵠
 孰能飛翻鳥也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離
 此乳時之險善言且非此鴻鵠誰能飛翻離
 曰匪鵠匪為翰飛戾天毛長注曰鵠也詩雖
 則進善本作慕子思罔善字作宣良曰雖則
 願發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道宣通也善曰子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子
 思曰瞻望東路慘愴增歎聲率彼江流爰逝
 靡期翰曰東路謂濟陽波流引往亦無期止
 善曰毛詩曰君子信誓不遷于時也言君子
 率彼淮浦曰君子信誓不遷于時也言君子
 當言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及子同寮
 善曰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
 生死固之生死如與也善曰左氏傳曰先襄

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何以贈行言授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
 斯詩將良曰授與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
 言請以言手夫藺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
 君子不近湛之鹿髓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
 湛中心孔悼涕淚連而濟如波連也兩亦淚
 流也血連如善杜頂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
 君子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篤如何勿思
 詩之何君子行役

贈士孫文始一首

能屬文董卓作亂文始知京師不
 居將家屬至荆州後以功封澹津亭
 詩與黎友善文始將就國故贈以
 善曰三輔決錄趙歧注曰士孫



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
 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名必敗京
 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荆州依
 劉表去無幾果為李權等所殺及天
 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
 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
 黎等各作詩以贈
 萌于今詩猶存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也
 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我暨其我友自彼
 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京師善曰爾雅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
 宗守盪失越用遁遠
 善曰宗守謂國家宗朝
 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
 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善曰遁逃也

安國尚書傳也遷于荆楚在漳之涓濟曰荆楚

在馬涓岸也善曰山海經曰涓荆在漳之涓

亦克宴起善曰本劉歆七略曰宴克從容觀詩

書和通箎移埴喧比德車輔銑曰箎竹器

之意言與文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車人為

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

如埴箎左氏傳曰埴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

依脣之謂乎其既度禮義卒獲笑語用良卒終

獲得也善曰毛詩曰獻酬庶茲永日無僇

交錯禮儀善曰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僇

厥緒濟曰譽失厥其緒業也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僇愆時不我已僇時屬喪亂不成我

鄭志終見別離也善曰同心離事乃有逝

止也銑曰善言二人同心離居絕我

賜橫此大江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

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荆州南故也大江善曰

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

已精誠也歸不我以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有記之歸不我以我思弗及載坐載起

我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則起其聲載坐載

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善曰論語曰君子始居

之何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向曰悠悠遠貌

又詩曰采芣苢子衿悠悠我心人亦有言靡哲



靡哲不愚曰有矧伊嫵婉胡不悽而矧良况
 懷于衛靡日又曰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悽而矧良况
 伊惟也嫵婉好好貌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
 不思况惟情好也何不悽愴而助辭也善
 曰毛詩曰矧伊胡不悽愴而助辭也善
 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鳥名其飛疾往託附遠
 情以爲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往託附遠
 因歸詩傳而致詞嗟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
 其永歎平聲濟曰瞻仰王室數其衰微慨
 曰又蕃王室肥泉茲之求數良人在外誰佐
 矣又蕃王室肥泉茲之求數良人在外誰佐
 天官外誰當任天子之官尚書曰天官非
 詩之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官不書曰天官非
 代曰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官不書曰天官非
 其四國方阻俾爾歸藩阻限使爾歸國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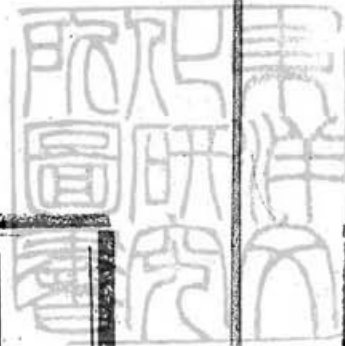


藩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善爾之歸
 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爾之歸
 藩作式下國之鏡曰式法也善曰尚書曰世所
 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尚書曰無曰蠻裔不虔
 汝德虔敬也無以善曰蠻夷荒裔之國不虔敬也
 慎爾所之善本字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
 由用嘉善也善本字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
 維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可援也靡無忒差也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也悠悠澹澹禮鬱
 下也鄭玄毛詩箋云成差也悠悠澹澹禮鬱
 彼唐林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
 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南
 山又曰澹陽縣蓋即澹水爲名也在郡西南

接澧水晉書曰荆州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
 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
 三縣連延相接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良曰
 林即唐地之林也
 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白駒遠志古人所
 也善曰爾雅曰迥遠也
 箴允矣君子不遑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者乘
 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留賢者乘
 翰曰允信邈速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
 其心入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子
 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遑空谷又曰允矣君子
 大成也

贈文叔良一首

表從事銑曰叔良為劉
 璋贈以此詩戒之南陽善曰于寶搜神
 記曰文頴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



云為荆州役事文叔良詩獻帝初平陵文
 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陵中
 王案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
 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
 也劉璋

翩翩者鴻寧彼江濱也良曰翩翩孤飛兒率循
 善曰毛詩曰翩翩

者離說文翩翾疾兒翾君子于征爰聘西隣謂叔良西
 隣益州也善曰毛詩曰臨此洪渚伊思梁

之益州也善曰毛詩曰臨此洪渚伊思梁
 岷翰曰善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爾行孔邈

如何勿勤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濟曰敬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
 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主於朝臣之賢者
 賢者為主遠臣而主於朝臣之賢者

也謀言必貞善本作賢字錯路說稅申輔向曰所

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匡賢善也所說詞貞正也

輔也申或延陵有作僑盼是與韜曰延陵謂

為車非也也產盼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與之

難也故羊舌肸此事戎叔良也志直必思免於

聘子產也鄭見子產如舊識與之善曰吳公子孫僑

紆衣適晉說叔向將相識與之向曰吾子勉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規

夕尚書曰予恐來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

以筆觀著知微濟也亦頃踏謂其所主之微也

明曰華兒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貌見

耳聽須聰始知已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視

善曰論語孔無事不君思而後行也九思視思聰思

惟思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翰曰董褐晉

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

人董褐之力也董褐請事於吳吳欲乃退就幕而

會董褐以解國難何得安寧不為師董褐既有

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寧不為師董褐既有

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難也善曰馬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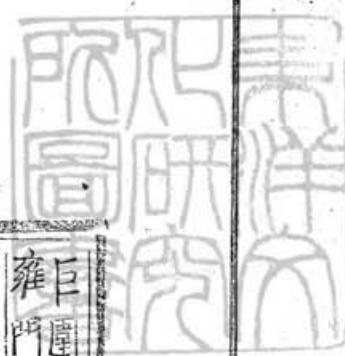
兵於是晉師大駭今乃大董褐請事而造於弊

邑之軍壘取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

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藩籬之外董褐既致



孽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
 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曰曩君之言周室
 孟許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濫
 既卑諸侯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有名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有於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
 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順從
 軟司馬寅也毛詩昭曰董褐晉大衆不可蓋無
 夫司馬寅也毛詩昭曰董褐晉大衆不可蓋無
尚我言此良言也天下猶高也善曰家語金人
 銘曰君子知天下之尚高也善曰家語金人
 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善曰家語金人
構患平聲銑曰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
 逆齊王自是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聘齊齊
 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善曰宮使者曰楚
 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楚
 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大



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曰然昔者燕大后齊焚
 宮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大后齊焚
 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梧如大勃
 殺勃對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
 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以入郢子胥親射
 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親射
 齊楚於相伐也成功有要在衆思歡正也曰要
 功存正直之節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善
 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善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濟曰諱也言人倫有
 之意能不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支叔良逆
 人其多忌對曰今瞻彼黑水滔滔其流黑水
 其言多忌對曰今瞻彼黑水滔滔其流黑水
 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毛詩曰滔滔其流黑水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其流黑水

之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良曰江漢蜀也言彼
 彼信服王命而來信汝之義也漢書劉敬說高祖
 曰今陛下經往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良曰若
 塞不通為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不違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不違所戒者也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左氏傳范宣子數諸
 戎曰言語漏也謂善惡也
 則職汝之由也
 子異于善本作他仇尚曰緬遠鮮少克能也
 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
 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
 於他類善自勉也善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
 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
 入言使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
 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



能歎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人誰不勤無辱我
 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辱我
 憂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
 使翰我為深憂也厚深也善曰楚詞曰惟
 天地之無窮哀生民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銑
 之長勤我繁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銑
 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
 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此詩在舟之義憂患
 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
 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
 將副丞相文帝初為五官中郎

後換賦詩以贈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謂武元大后君也
 謂武元大后君也

帝之舊鄉尚書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
 征劉表也尚書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

賦曰維汝荆楚而丞行毛詩過彼豐沛都與君

共翱翔向曰後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

飛君謂五官也漢高祖詩曰將翔將翔四節相推

斥季冬風且涼推逐也言節四時之節推斥相

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易曰寒暑眾賓會廣

相推而歲成馬廣雅曰易推也暑眾賓會廣

座善本作明燈善字本作熹其炎光貌曰熹盛

史記侯嬴曰公子自駕迎嬴羣衆廣坐之中

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鏜鏜與燈音義同廣

雅曰熹熹也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濟曰

熹大曰熹熹也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濟曰

萬大也善曰萬舞干舞也公庭金罍含甘善本

字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公庭金罍含甘善本

醴禮羽觴行無方也向曰豐罇也甘醴美酒

歸來聊且為太康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

也善曰毛詩曰無四牡向路馳歡善本作

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

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

余嬰沈痼疾窳身清漳濱游從此述沈疾在

水名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窳居也清漳

入痼山海經曰少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

漳之自夏涉玄冬彌廣善本作十餘旬翰曰

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財疾從夏至冬相與



文選卷之三 五十一

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

太山天帝孫也主人則文帝也善曰接神契曰

岳宗也為四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親謂文

帝也篤厚趾足也善曰左氏傳為啓強曰今君

親步清談同日夕情眇叙憂勤疾與之談說

玉趾清談同日夕情眇叙憂勤疾與之談說

同至於夜情相顧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

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

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

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便歸洛陽故云

善曰西隣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

鄰鄰都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將往如水

善曰流況此卧疾遠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

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問何時為會期

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曰無時為會期

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

解貽爾新詩文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

賦詩也善曰蔡邕琴師勉哉修令德吐面自

寵珍君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修令德北面事

南鄉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數也善曰慨謂感

士悲也秋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暇寐



昭漢書注羽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寒

向曰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正南門

乃立應門爾雅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四節相推

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殫盡也善曰壯士遠

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

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可

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二十六年文

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器曰建安二十二年

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

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

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

也淒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

泣幹自謂也涕涼風吹沙礫氛霜善本作何

皚皚五來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

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

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也說

哀切牛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銑曰緹丹

燈已見上文華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

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

也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

人鳴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帝曰君侯文

稱君侯大戴禮曰善曰漢儀注曰雅列侯為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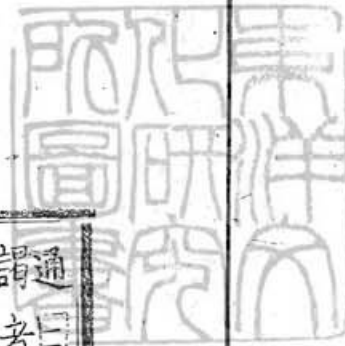
任小臣信頑魯善本倂俛安能追向曰魯

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魯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在禁省故有此詩在西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銑曰有東西掖兩
 也垣墻也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望
 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望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阻也清切猶嚴切
 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
 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有善曰史記曰景帝
 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
 不得入楚詞曰杼中情而為詩御思子沈善
 字沉心曲長歎不能言善曰毛詩曰古詩曰
 氣結不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也遷步
 能言不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也遷步
 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向地寺司也謂損俗



通曰高書侍御御史細柳夾道生方塘舍清

源濟曰塘池源流也善曰輕葉隨風轉飛

鳥何翻翻銑曰葉木葉也翻翻其上下乖人

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本作仰視白日光皦

皦高且懸良曰乖離也數繳日光貌日在天

白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數無燭八絃內

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

志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

揚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千里則不能燭也

也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綱維

贈從弟三首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見石貌善曰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蘋藻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善本作華采之薦宗廟

可以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

宗廟可羞於王公羞進也嘉賓王公也善曰蘋藻以喻後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

信潤谿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謂流中石也深澤

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貌瑟瑟風聲

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也冰霜正慘悽終

歲常端正善曰楚詞曰霜露慘悽而交下

豈不羅縠寒松柏有本性蘭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

易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

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

向曰鳳足凌上也紫氣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厭奮翅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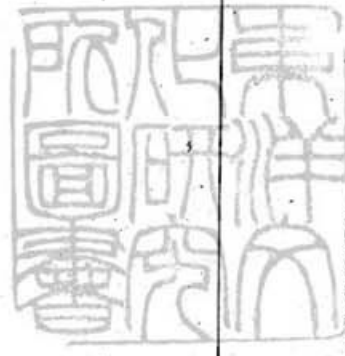
有向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

也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羣何時當來於朝廷善曰黃雀喻俗士也

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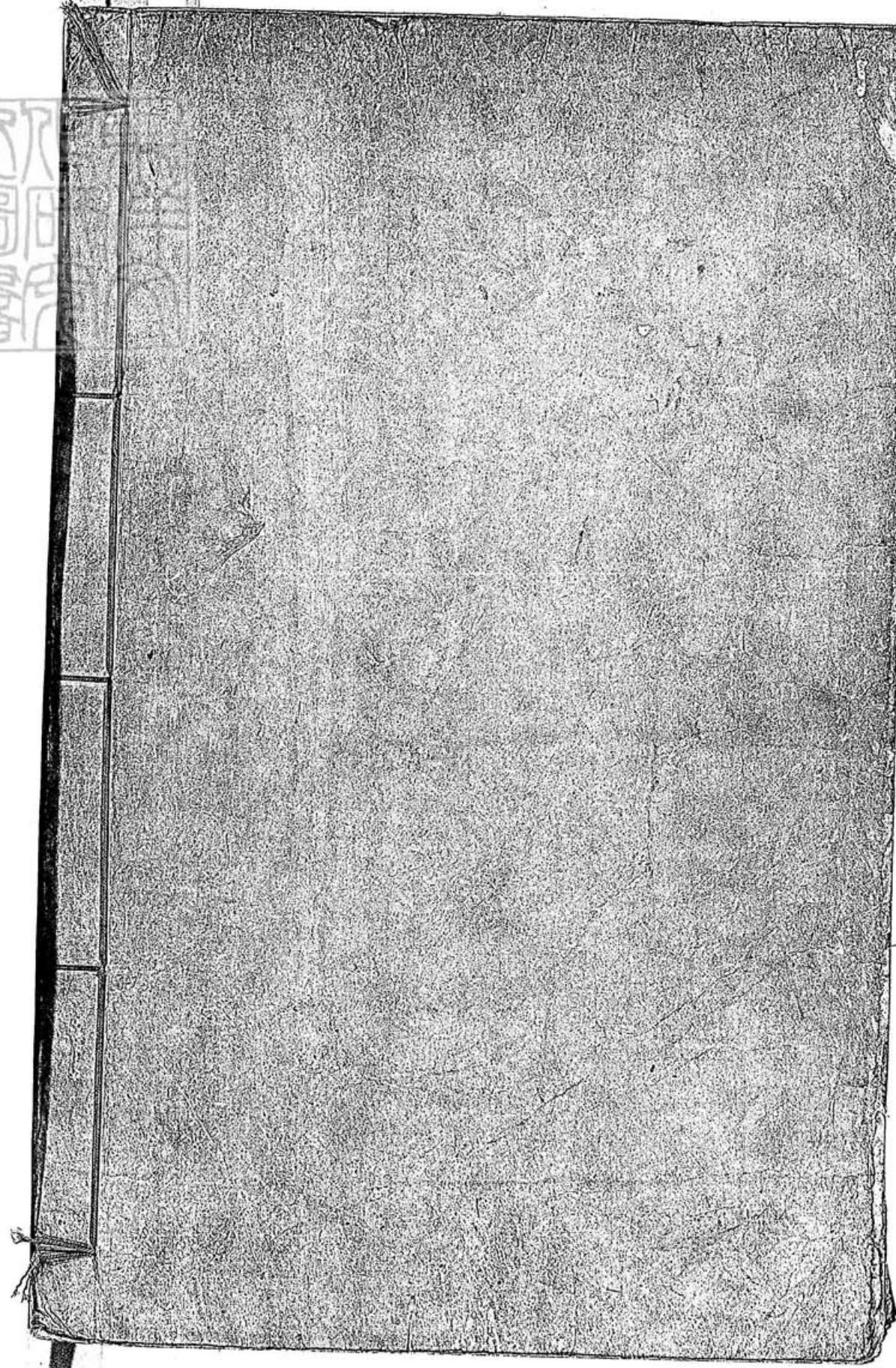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